

列傳

1004
109
121

高瓊 子繼勳 維宣

張耆 子希一 等

郭逵

王博文

夏侯嚆

鄭戩

田况

范廷詔

楊崇勳

吳育

王駿

盛度

明鎬

葛霸 子懷敏

夏守恩 弟守贊 子隨

宋綬 子敏求 子昌言

李諮

丁度

王堯臣

曹利用 子繼鄩

狄青 張玉孫 節附

李若谷 子淑孫 壽朋 復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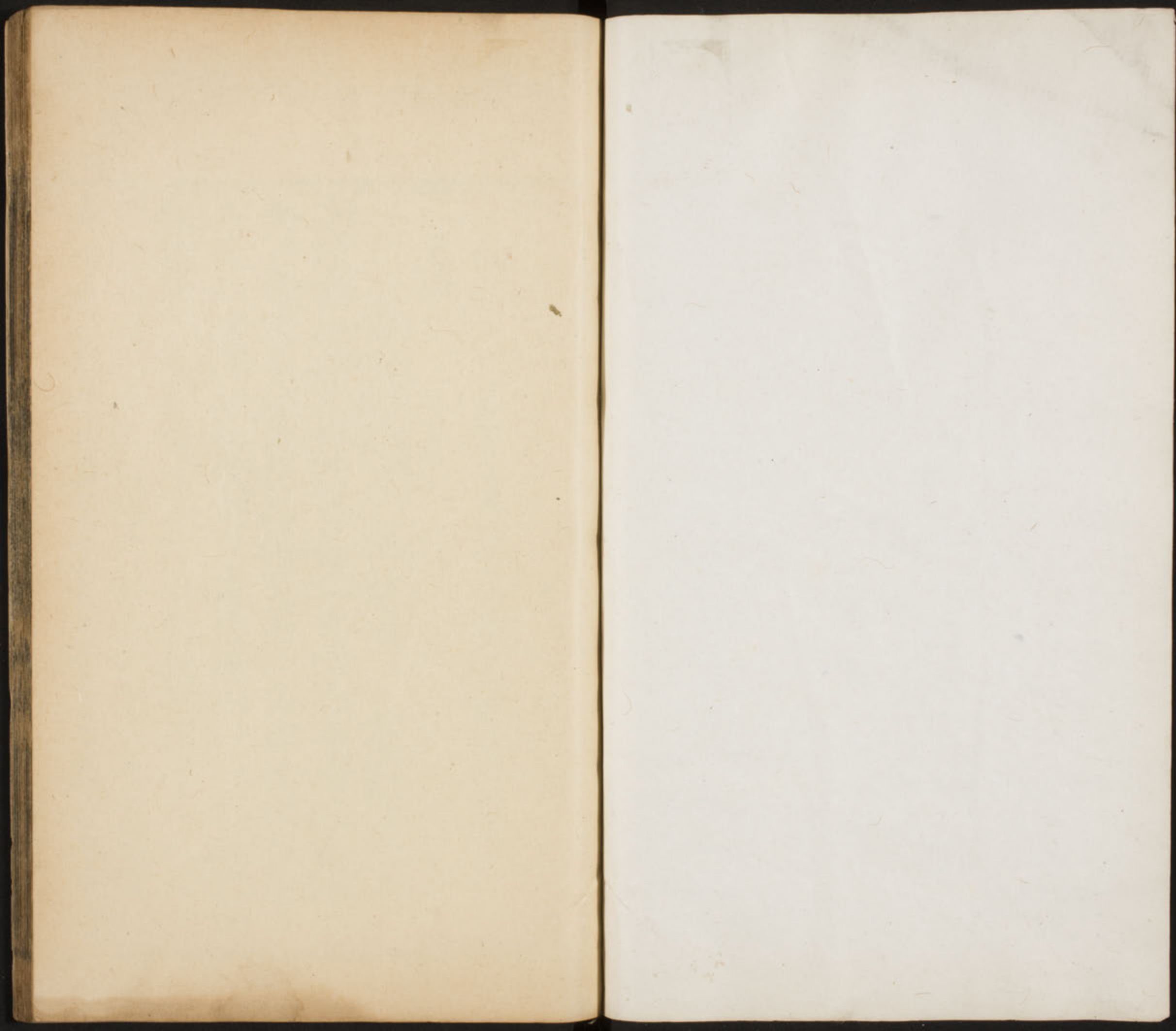
程戩

張觀

孫卞

明監本宋史

卷七十三





列傳卷第四十八

宋史二百八十九

開禧自司桂國寶國壽節畫永相樞國更領經事都總表

勅修

高瓊

子繼勳

范廷召

葛霸子懷敏

高瓊家世燕人祖霸父乾五代時李景據江南潛結

契丹歲遣單使往復霸將契丹之命以乾從行使景

方至江左謀間北使與中夏構隙以紓疆場之難遂

殺霸居乾濠州聲言為汴人所殺乾在濠州生三子

以江左蹙弱尋挈族歸中朝給田亳州之蒙城因土

著焉瓊少勇鷙無賴為盜事黷于市暑雨創漬伺

二百九十六个
守者稍急即掣釘而遁事王審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帳下太宗嘗侍宴禁中甚醉及退太祖送至苑門時瓊與戴興王超李斌桑贊從瓊左手執鞞右手執鐙太宗乃能乘馬太祖顧瓊等壯之因賜以控鶴官衣帶及器帛且勅令盡心焉太宗即位擢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押弓弩兩班合圍文城及討幽薊屬車駕偕道還留瓊與軍中鼓吹殿後六班扈從不及惟瓊首率所部見行在太宗大悅慰勞之太平興國四年遷天武都指揮使領西州刺史明年改為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車駕巡師

大名命瓊與日騎右廂都指揮使朱守節分為京城內巡檢坐事出為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會有龍騎亡命卒數十人因知州臧丙出郊謀劫其導從以殺瓊聞即白丙趣還賊因自率從卒數十人挾弓矢單騎追捕至榆林村及之賊入村後舍登墻以拒賊首青狐猜者注弩將射瓊瓊引弓一發斃之遂悉擒送于州丙上其事會將北伐召歸授馬步軍都軍頭領薊州刺史樓船戰艦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赴雄州又城易州師還為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端拱初遷左廂改領富州團練使是秋出為單州防

禦使改貝州部署其出守也與范廷召王瓊孔守正
並命焉數月廷召等皆復捕兵職瓊頗悒悒時王承
衍鎮貝立公主每入禁中頗知上於瓊厚承衍每寬
慰之二年召還故事廉察以上入朝始有柔藥之賜
至是特賜瓊焉三月遷朔易帥臣制授瓊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廷召輩始加觀察使不得
與瓊比出為并州馬步軍都部署時潘美亦在太原
舊制節度使領軍職者告上瓊以表舊臣表請居其
下從之戍兵有以廩食陳腐譁言者瓊知之一日出
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自啖之謂眾曰今邊

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宜知幸也及言遂息改鎮州
都部署至道中就改保大軍節度典軍如故真宗即
位加彰信軍節度克太宗山陵部署復為并代都部
署咸平中契丹犯塞其母車帳至狼山大夏上親巡
河朔遣揚允恭馳往召瓊率所部出土門與石保吉
會鎮定既而傳潛以逗留得罪即召瓊代之其罷復還
本任轉運使言其政績詔復之咸平三年代還以手
劄不任持笏詔執挺入謁授殿前都指揮使先是范
廷召桑贊所將邊兵臨敵退衄言者請罪之以問瓊
瓊對曰兵違將令於法當誅然陛下去歲已釋其罪

今復行之又方允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衷心疑懼乃
上景德中車駕北巡時前軍已與敵接戰上欲親臨
營壘或勸南還瓊曰敵師已老陛下宜親往以督其
成上悅即日進幸澶淵明年以罷兵科簡兵卒諸班
直十年者出補軍校年老者退為本班刺員瓊進曰
此非激勸之道宿衛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叙
補焉馬軍都校葛霸權少軍司會以疾在告令瓊兼
領二司瓊從容上言曰臣衰老僕又有犬馬之疾則
須一將總此二職臣事先朝時侍衛都虞候以上常
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聽其名望邊

藩緩急亦可選用上深然之未幾以久疾求解兵柄
授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二年冬疾甚上欲親臨問
之宰相不可乃止卒年七十二贈侍中瓊不識字曉
連軍政然頗自任罕與副將參議善訓諸子繼勳繼
宣繼忠繼密繼和繼隆繼元繼勳繼宣最知名
繼勳字紹先初補右班殿直儀狀頗偉太宗見而異
之召問其家世以瓊子對禮寄一紙俟索還內殿崇
聖咸平初王均據益州以崇儀副使為益州兵馬都
監提舉西川諸州軍巡檢公事召安使當有終以兵
五百長繼勳守東郭二門會賊攻蒲年若繼勳引兵

轉聞至嘉州敗之獲黃繖金塗以還育終益以功
女復進攻二門克之乃建儼城上諸將知城長有終
乃引軍薄天長門賊復來在戰會日暮有終欲少休
繼勳曰賊害矣急擊之無失也率十數騎鏖戰身被
數創血濡甲馬死更馬以進會入內都知秦翰來援
賊退保子城不敢出繼勳潛知賊欲夜遁開國使將
潰去均卒敗賊以功遷宗義使賊餘黨保山藪中時
出剽劫乃徙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繼勳募惡少年
偵賊勳窮躡巖穴掩其不備悉擒殺之又徙陝路
鈐轄遷朝蓬洛苑使并代州鈐轄徙屯岢嵐軍契丹

聚兵五萬屯草城川繼勳登高望之謂軍使賈宗曰
彼衆而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竒取勝先
伏兵山下敵見我弱必急攻我我誘之南走爾起乘
之當大潰轉戰至寒光嶺伏發契丹果敗相蹂躪死
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衆遷弓箭庫使賜金帶錦
袍領榮州刺史徙麟府州鈐轄時屯兵河外饋運不
屬繼勳扼兔毛川接送軍食師乃濟徙知環州又徙
瀛州時歲饑募富人出粟以給貧者明年大稔木生
連理者四郡人上治狀請留遷內藏庫使以宮苑使
奉使契丹還知定州遷西上閣門使昭州團練使徙

鄜延路鈐轄坐市馬虧價失官已而復為西上閣門使榮州刺史知冀州領果州團練使徙貝州復知瀛州仁宗即位改東上閣門使真授隴州團練使知雄州其冬契丹獵燕薊候卒報有兵入鈔邊州皆警繼勲曰契丹歲賴漢金繒何敢損盟好邪居自若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兩界也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知瀛州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邕州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兼知渭州入宿衛出為天雄軍都總管願復護邊既而留不遣後為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改威武軍

節度觀察留後遂拜保順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恭謝禮成徙昭信軍節度使為莊獻明肅太后山陵莊懿太后園陵都總管以老病乞骸骨召見便殿許一子扶掖俾勿拜聽辭管軍授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齧堤岸繼勲雖老躬自督役露坐河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滑人德之卒年七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尉繼勲性謙有機略善撫御士卒臨戰輒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子遵甫官至此作坊副使嘉祐八年遵甫女正位皇后神宗即位用皇太后累贈繼勲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康王謚穆武

熙寧九年帝詔宰相王珪為神道碑御篆碑首曰克勤敏功鍾慶之碑遵甫亦贈太師尚書令無中書令追封楚王

繼宣字舜舉幼善騎射頗工筆札知讀書以恩補西頭供奉官惠民河巡督漕船會歲饑多盜無沿河巡檢捉賊遷閣門祇候邠州兵馬都監曹瑋守邠數與言兵薦其可用乾興初以內殿崇班為益州都監蜀人富侈元夕大張燈知府薛奎戒以備盜繼宣籍蜀少年飲搗之使夜中潛誌盜背明日皆獲歷磁相邠洛都巡檢使知安肅軍徙保州累遷禮賓使益州路兵

馬鈔轄還為西上閣門使涇原路鈔轄兼撫使知

渭州遷四方館使昭州刺史知雄州初元昊反聲言侵關隴繼宣請備麟府未幾羌兵果入寇河外陷豐州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知并州俄寇麟府繼宣帥兵營陵并抵天門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黑凌暴合舟不得進乃具牲酒為文以禱已而凌解師濟進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廂軍得二千餘人號清遠軍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賊數萬衆圍之清遠軍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躡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砦相視地脈

石出泉已而城五等遷有州防禦使

道廷刃黃州蠻強人父鐸為里中惡少年所害廷召
年十八手刃父讐剖取其心以祭父墓弱冠身長七
尺餘有膂力嘗為盜以勇壯聞周廣順初應募為北
面招收指揮使世宗即位入補衛士從征高平戰疾
力遷殿前指揮使從征淮南戰紫金山流矢中左股
宋初從平李筠李重進轉本班都知又從征太原再
轉散都頭都虞候領費州刺史太平興國中以日騎
軍都指揮使從平太原征范陽秦王廷美嘗遣親吏
閻懷忠瑄瑊搗茶軍列校廷召預焉坐出為唐州馬

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年議北征召入為馬步軍都
軍頭領平州刺史幽州道前軍先鋒都指揮使與賊
遇固安南破其衆三千斬首千餘級克固安新城二
縣乘勝下涿州廷召復與賊戰中流矢血漬甲縷神
色自若督戰益急詔褒之師還遷日騎右廂都指揮
使領本州團練使又遷左廂移領高州端拱初出為
齊州防禦使數月授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領澄
州防禦使二年轉殿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鎮州
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三萬衆于徐河斬首數千級淳
化二年為平虜橋砦都部署歷并代環慶兩路副部

署至道中遣將從五路討李繼遷命廷召副李繼隆
為環慶靈都部署廷召出延州路與賊遇白池獲米
募軍主吃囉等兵器鎧甲數萬是役也諸將失期獨
廷召與王超大小數十戰屢克捷上嘉之俄又為并
代兩路都部署三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西
軍節度為定州行營都部署咸平二年契丹入塞車
駕北巡廷召與戰瀛州西斬首二萬級逐北至莫州
東三十里又斬首萬餘奪其所掠老幼數萬口契丹
遁去師還錄功加檢校太傅益賦邑又改殿前都指
揮使四年正月被疾車駕臨問卒年七十五贈侍中

廷召在軍四十餘年由顯德以來凡親征未嘗不從
善騎射嘗出獵有群鳥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
者駭異性惡飛禽所至處彈射殆絕尤不喜驢鳴聞
必擊殺之子守均至散員都虞候演州刺史守信內
殿承制閤門祇候守宣內殿崇班守慶更名珪後為
西京作坊副使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葛霸真定人姿表雄毅善擊刺騎射始事太宗于藩
邸踐阼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三遷至散員
都虞候雍熙中幽州之師失律大補軍校以霸為驍
騎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戍定州嘗遇敵唐河與

戰敗走之斬獲甚衆俄召為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
頭端拱初出為博州團練使歷潞代二州部署淳化
元年擢殿前都虞候領潘州觀察使為高陽關副都
部署進都部署凡七戰召還制授保順軍節度典軍
如故出為鎮州都部署徙天雄軍咸平三年車駕勞
師于大名霸與石保吉同來覲時康保裔没于河間
即日以霸為貝冀高陽關前軍行營都部署二月就
遷副都指揮使未幾改邠寧涇原環慶三路都部署
四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感德軍節度景德元
年河決澶州橫隴婦命為修河都部署未行屬北邊

有警真宗議親征以霸為駕前西面邢洛路都部署
又副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駐澶州明年召還
以功特加封邑上言朝廷居明德心喪尚遏音樂請
停迎授之制奏可是年冬以霸義典兵年且老罷軍
職授昭德軍節度并代都部署時廷臣有隸麾下者
頗擾軍民霸昏耄為所罔真宗知之故有是召四年
夏徙知耀州霸雖懦然能謹直自持會東封表求扈
蹕既以疾不能從車駕還次衛南疾少間迎謁行在
上嘉其意勞問父之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尉子懷
信懷正懷敏懷煦懷信至如京副使懷煦內殿承制

懷正博州團練使知滄莫二州

懷敏以蔭授西頭供奉官加閣門祇候歷同提點益州路刑獄襄鄧都巡檢使契丹知隰莫保三州累遷東染院使康州刺史知雄州就遷西上閣門使上平燕策會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擁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召對邊事復還雄州改萊州團練使濁流砦兵叛殺官吏潰去懷敏發兵掩襲盡誅其黨在雄州五年徙滄州懷敏為王德用妹婿德用貶亦降知滁州陝西用兵起為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既入對

以曹瑛嘗所被介胃賜之令制置鄜延環慶兩路存

廢塔柵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眉州防禦使本路副

都總管知涇原環慶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

副都總管進營前都虞候知延州范仲淹言其惰懦

不知兵復徙涇原路兼詔討經略安撫副使慶曆二

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出瓦亭營督諸王都監許思

純環慶路都監劉賀天聖嘗主張貴及歸邊都巡檢

使向進劉遵道等禦敵軍次安邊營給賜未絕

懷敏輒離軍夜至閣遠堡在一里而合既而自鎮戎

可輕進懷敏乃以止日暮趨着烏城與知鎮戎軍曹
莫及涇原路都監李知和王保王又領我軍都監李
岳西路都巡檢趙瑤等會兵聞元昊徒軍新塿外
懷敏議質明龍之乃奇詐將分四路趨定州砦劉湛
向進出西水口經原路都監趙珣出進華堡曹美李
知和出劉瑤堡懷敏出定西堡知和與美督軍夜發
翌日湛進行次趙福堡遇敵戰不勝保向家峽懷敏
使珣莫弁鎮我軍西路巡檢李良臣孟淵援之俄葉
敵已拔柵喻邊壕懷敏入保定川砦敵毀板橋斷驛
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

流以饑渴其衆剽賀率潘兵鬪于河西不勝餘衆潰
去懷敏為中軍屯塞門東偏莫等陣東北隅敵自補
江三葉欲大會出四面環之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
擊我軍會黑風起東北部伍相失時遂擾士卒攀城
堦爭入莫面彼流矢仆壕中懷敏部兵見之亦奔駭
懷敏為衆蹂躪死與致意城久之乃蘇復還上據
門橋揮手刃以拒入城者趙珣等以騎軍四合禦敵
敵衆稍卻然大軍無鬪志珣馳入營懷敏還軍中是
夕敵聚火圍城四隅陞西北誌曰爾得非德管鑿點
陣圖若邪爾固能軍刀入我圍中今復何往夜四鼓

懷敏召曹英趙琦等知和王保王文許思純劉資李
良巨趙翰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鷄鳴
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皆要得動軍明從吾
往安西堡以英琦為先鋒賀思純為左右翼知和為
殿中軍鼓乃得行至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
軍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控去有執轡者勸不
可懷敏不得已而還使趙如謀郭京等取芻城中未至
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
散懷敏驅馬東南馳二百里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
圍之遂與諸將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

餘口為敵所斃其子宗晟與趙正郭京承受王昭明
等還保定川初懷敏令軍中女兵毋得動及前陣已
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質郝從政胡息以
兵六千保蓮華堡劉堪向進兵一千保向家峽皆不
赴援於是敵長驅抵涿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
屠掠民畜而去奏至帝嗟悼久之贈懷敏鎮戎軍節
度使兼太尉英知和琦保文質古貴璘思純良臣及
同時戰沒者及涇原巡檢楊遵龍寧城巡檢姚爽涇
原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霍廷皆贈
官有差復降向進等官洛和從政趙翰職懷敏通特

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為將而輕率其於
應變之至三覆軍帝念之賜謚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
宗師官選官

論曰真宗澶淵之役高瓊之功亦盛矣然廷召年十
八能手刃父讐瓊將礮于中幸以逃免高瓊善擊刺
馬射給事潘師皆非素習韜略者也及其出身戎行
踐居將領而卓有可觀由所遇之得其時也或謂瓊
類自用謀議不及參佐而洞曉軍政霸雖失於異懦
而能謹直自持廷召性雖癖在軍中四十年累從征
至有不言其為驍果也廷召諸子皆為最

賢霸子懷敏以戰死固皆是稱若繼宣繼勳之將業
則過其父遠甚此克勤敏功鍾慶之碑所由以立歟
夫以三子之自樹如此而不得與狄青郭達同日而
論者豈非拳勇之有餘而器識之不足也歟

列傳卷第四十九

宋史二百九十九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父諫擢明經第仕至右

勅修

曹利用

孫繼鄴附

張者

子希一等

揚崇勲

夏守恩

弟守贊子隨

狄青

張玉孫節附

郭達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父諫擢明經第仕至右
補闕以武畧改崇儀使利用少喜談辯慷慨有志操
諫卒補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選為廊延路走馬承
受公事景德元年契丹寇河北真宗幸澶州射殺契

丹大將撻覽契丹欲收兵去使王繼忠議和擇可使契丹者利用適奏事行在樞密院以利用應選帝曰此重事也毋輕用人明日樞密使王繼英又薦利用遂授閣門祇候崇儀副使奉書詣契丹軍帝語利用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利用馳至軍中耶律隆緒母見利用車上車輒設橫板布食器召與飲食其從臣重行坐飲食畢果議關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用再使契丹契丹母曰晉德我昇我關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還我利用曰晉人以地界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利用不敢以聞其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則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為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讐不得而息非國利也契丹度不可屈和議遂定利用奉約書以歸擢東上閣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契丹遣使來聘遂命利用迎勞之知宜州劉永規馭下殘酷軍校乘衆怨殺永規叛陷柳城縣圍象州分兵掠廣州嶺

南騷動帝謂輔臣曰向者司天占候當用兵朕固憂
遠方守將非其人以起邊釁今果然曹利用曉方畧
盡心于事其以為廣南安撫使利用至嶺外遇賊武
仙縣賊持健標蒙采盾衣甲堅利鋒鏑不能入利用
使士持巨斧長刀破盾遂斬首以徇嶺南平遷引進
使歷客省使嘉州防禦使出為鄜延路總管大中祥
符七年拜樞密副使加宣徽北院使同知院事進知
院事遂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利用在位既
久頗恃功天禧二年輔臣丁謂李迪爭論帝前迪斥
謂姦邪因言利用與之為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

臣不如迪捐軀以入不測之虜迪不逮臣也迪坐是
免而利用以檢校太師無太子少保為會靈觀使進
尚書右僕射乾興初加左僕射無侍中武寧軍節度

使景靈宮
使詔如曹

彬給公使錢歲萬緡契丹使者蕭從順桀

驚稱疾留館下不時發朝廷遣使問勞相望於道利

用請一切罷之從順乃引去加司空舊制樞密使雖

檢校三司無侍中尚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中王曾

由次相為會靈觀使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

重宮觀使詔利用班曾上議者非之未幾曾進昭文

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宮使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

上閣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班
閣門惶懼莫知所出曾抗聲曰吏曰但奏宰臣王曾
等告謝班既定而利用怏怏不平帝使同列慰曉之
仍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益驕尚居次
相張知白上尋召張旻于河陽為樞密使利用疑代
已始悔懼焉初章獻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
輒為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力
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
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鞞左右指以示太
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領之利用奏抑

內降恩難屢卻亦有不得已從之者人揣知之或給
太后曰蒙恩得內降輒不從今利用家媪陰諾臣請
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
羅崇勲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勲戒救之利用云崇
勲冠幘詭斥良久崇勲恨之會從子內為趙州兵馬
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曰不法事奏上崇勲請
往按治遂窮探直登內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
杖死初內事起即罷利用樞密使加無侍中判鄧州
及內誅謫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又坐崇勲景靈宮
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

字四百本
送諸子各奪二官沒所賜第籍其資無親屬十餘人
官者多惡利用行至襄陽辱懷故不肯前以語逼之
利用素剛遂拔繯而絕以暴卒聞後其家請居鄧州
帝惻然許之命其子內儀崇班淵監本州說明道二
年追復節度無侍中後贈太傅還諸子官賜謚襄悼
命學士趙槩作神道碑帝為篆其額曰旌功之碑詔
歸所沒舊產利用性悍褻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
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盡有守始
終不為屈死非其罪天下寬之

孫繼鄴字元嗣其先金陵人祖謙事李昇為長劔都

指揮使南伐間援兵不至戰死父少睿時為小校憤
將兵者不如期致其父沒乃刺殺之亡去轉徙淮楚
間久之入京師以策上太宗授左班殿直終在殿庫
使繼鄴初以三班奉職監以賜酒稅會宣州陳進反
曹利用辟以自隨為前驅破賊于象州大烏嶺以功
遷左侍禁賜州兵馬監軍從秦州來寧州總從城洛
門改西頭班云言泉聖帝為開門候上禦戎策十
數事又用曹瑋薦為庫使與兵馬部監從知環州景
遷崇儀副使會依等決德崇與總兵者論事不協絀
為冀州兵馬都監知保安軍從遷州便契丹樞密
宋史二百六十一

使曹利用效用之繼鄴軍士獲盛陰知利用將有禍
數以疾辭遂除左龍武軍統軍致仕利用敗復為宗
儀副使遷供備庫使知石州徙保州領恩州刺史知
雄州累遷西上閣門使擢為龍神衛四都都指揮使
端州防禦使出為環慶路副都總管道改巡原路無
知渭州建言蕭關故道前控大川善水草下賊騎所從
出也誠得屬羌與蕃賜旦羈其四領使為藩籬則可
無西顧憂矣為步軍都虞候徙具定路卒

張者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真宗潘邸及即位
授西頭供奉官嘗與石知顯侍射苑中連發中的擢

供備庫副使帝御器祇感平中契丹犯邊以功遷南
作坊使昭州刺史天禧軍兵馬餘轄邊兵未解徙鎮
州行營餘轄又徙定州契丹圍望都者與諸將從聞
道難援比至城已陷矣者與敵戰身被數創破契丹
軍將逃謂復戰而王繼忠為契丹所執者還因言天
道方利先舉者請大舉討之及上興師出境之日帝
必問輔臣以為不可遷昭州團練使并代州金明
年契丹兵復入帝欲親征者奏遣事十餘條多論其
冒持重及所以取勝者召還入對帝曰卿嘗謂其伐
契丹入塞與卿所請集師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領

守會州而未得人如何者請行帝喜命為駕馬助西面
金轄令三禮州侯契丹遠近者馳騎往收東面排障
金轄三軍會會州趙諫告者受金為人求唐禮部與
供備唐極路州都監及之事稍興復官督勾皇城司
帝以者歷河東檢邊事召者至宣和閣問地里險
易狀者因言雲應蔚朔西郡間道人以文移至并代
間非誤邊虛實既欲熟道路宜密諭代州使自雲應
蔚至石田大石谷入自朔至石田上卷入餘豐道皆
塞之以示險阻心德罷罷者與曹日察本神誌本保正閑
軍籍謂汝四能將者遷英州防宗使侍衛親軍馬軍都

唐侯從帝東封遷絳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時建至
清宮者奏疏謂強國財力非所以承天意遷相州觀
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祀功陰授威塞軍節度使
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罷判河陽丁父母憂起
復從武寧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
累遷鎮安軍淮南節度使判壽州遣中書舍人張師
德就賜告改尋召為樞密使兼驛牧制置使會靈觀
使充名身至是衣紫之香加尚書左僕射歷河陽泰
寧山南東道昭德軍節度使進兼侍中封鄴國公直
學士右副都御史兼判國事節度使出判許州後遷節

孟詵陳壽六州封徐國公者為人重器有智數具宗
在東宮嘗命授以論語注以春秋後又賜宸戒二十
條及聖政記冊府元龜故頗知傳記及術數之學言
夢緯輒中童獻太后微時嘗寓其家者言事之甚謹及
太后預政寵遇最厚賜第尚書省西凡七百楹安佚
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為曲園種百芘其巾與群婢相
貿易有病者親為診切以藥信之效錢不出也所歷
諸鎮人頗以為擾然御諸子嚴日一見之即出就外
舍宴論者亦以此多之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太師兼
侍中謚榮德享二十四人得一慶曆中守貝州妖人

王則作亂不能死又與之卓禮儀伏誅可一坐與群
婢賊殺其妻集市利一國使誠一客有使權密都
承旨

希一字簡翁以父書任官引進使歷知冀邢等九
州貝州叛希一先引兵至得其水門擒希元得一累
監洪州鹽復為河汜邊安撫副使請徙邊兵內地
以寬經費田州歲為市平以釋邊使入不能高下
其項成空之望給糧元軍士一日使其家為伍保坐
以逃亡之語希嘗為法使成都利州路於轄真定府
管界

三百字不
河及後曰濶兩屬民無言命一曰界河之禁於大
國統和在今文移尚言曰
特除之自是大國改年
役之理察人詞塞以為州防禁使提舉集禧觀立第
利

利一字扣救以
供奉官光州都監提點京東准
帝刑飲知貢糞二
通事令人知廣信軍謀
高會於譙門元
閣門使嘉州團練使邊人
利兩屬民為兵民不堪其

辱利一級俸之有大姓舉族南徙暴而來者至二萬
利一發庫張恤且移詰涿州自是不敢復刺巡檢趙
用有罪坐不察舉改衛州命轄久之為定州略於轄
進馬部軍總管徙真定大名府路歷知代
州總州團練使

楊崇勳字實臣薊州人程守斌事太祖為龍捷指揮
使父令文事太宗為殿前指揮使崇勳以父在為東
西班承旨事真宗于東京嘗嘗曰聞若者學善者若
善崇勳自是稱通兵云及即位與廢之事真宗即位
遷右侍禁西頭供奉官密
帝嘗有然討王均崇

三十一
熙寧承安公事以養精擇內繁宗班累遷西上閣門在
群牧都監改副使以左衛門大將軍恩州刺史高格
都承旨尋提舉本路營繕及通進銀臺司事以英州防
無使為馬軍都虞候并心州高本軍副都總管留為
客省使領群牧使真宗入不豫召遣聖入內副都知
周懷政謀奉帝為太上言三傳位太子復相進嘗以謀
訪宗獻宗獻以變在口丁細得真宗夜遣曹利用共議
發之五日誅懷政遷宗熙寧州觀察使不拜乃以汝
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復無群牧使初群牧置使皆
以文臣領之出公黑口馬者戰備雖無事可去邪仁宗

即位以彰德軍節度觀察使授知陳州授殿前都虞
候真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知定州歷馬軍副都總
押使殿前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使拜宣徽南院使
兼樞密副使宮中火為備身副使又歷鎮南定武軍
山南東道節度使真宗與仁宗言先帝最稱崇勳贊
信可任大事乃進樞密使百官請洪福院上章慶冊
退而女班奉恩宰相張士遜過崇勳園飲日中期不
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奏與士遜俱罷以同平章事河
陽三城節度使到許州翌日改陳州云祐初懷政家
人訟冤遂與同平章事知壽州徙定州復知陳州美

丹將渝盟朝廷擇將備邊宗勳請起復拜同平章事
知定州既而老不任事徙成德軍又徙鄭州坐其子
宗誨糾賊枉法以左衛上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
贈太子尉謚恭密尋改謚恭毅忠貞節又任軍職
當真宗時每對輒肆言中外事喜中傷人人以是畏
之在藩鎮日嘗役兵工作木偶戲人登以丹白舟載
警畏京師

夏守恩字君殊并州掄次人父遇為武騎軍校與義天
丹戰時守恩纔六歲補下班殿侍給事震王宮冊示
遷西頭供奉官真宗即位四遷至北作坊使普州刺史

史帝幸澶淵守恩從行數見任使遷博州刺史歷龍
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泰州防禦使帝不豫
中宮預政以守恩領親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
安遠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管勾殿前馬步軍都指揮
使事天聖初加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為
永定陵總管雷允恭邢中和徙皇堂穿地得水泉土
石相半人疫功不就守恩以聞允恭等伏誅徙節河
陽三城歸本鎮知澶相曹三州并代路馬步軍都總
管歷天雄泰寧武寧節度使為真定府定州路都總
管守恩所至恃寵驕恣不法其子元吉通賂遺市物

多不予直定州通判李參發其贓命侍御史趙及與大名府通判李鉞鞫問得實法當死帝命貸之除名連州編管卒貶所

守贇字子美初守恩給事襄王邸正問其兄弟守恩言守贇四歲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時撫養心輒念之王為動容即日召入宮而憐其幼聰就外舍後二年復召入王乳母齊國夫人使傅婢拊視之稍長習通文字王為太子守贇典工作事及即位授右侍禁李繼遷叛命使綏夏伺邊釁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帝幸大名為駕前走馬承受康保裔與賊戰沒部由

畏誅聲言保裔降賊密詔守贇往察之守贇變服入營中廉問得狀還奏稱旨詔恤保裔家以守贇為真定路走馬承受公事帝幸澶淵及祀汾陰皆為駕前巡檢累遷東綾錦副使從幸亳州命修行宮轉崇儀使提舉倉草場帝甚親信之遣中使問守贇曰欲管軍乎為橫行使乎守贇曰臣得日近冕旒足矣尋遷西上閣門使提舉諸司庫務以右千牛衛大將軍昭州刺史為樞密都承旨兼領三班院每契丹使至與楊崇勳迭為館伴副使凡十餘年擢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改馬軍并代州都總管累遷步軍馬軍殿前

副都指揮使建武鎮東保大軍節度使俄以修大內
勞除殿前都指揮使徙定國軍節度使守恩坐贓廢
守贇亦以鎮海軍節度使罷管軍之本鎮踰年徙定
州路都總管召知樞密院事既入見帝問西事守贇
言平時小障屯兵馬不及千餘賊兵盛至固守不暇
安能出鬪邪宜併其兵以據衝要伺便邀擊功或可
成帝然之劉平石元孫敗人有以降賊誣告者守贇
頗辨其枉引康保裔事為質自請將兵擊賊換宣徽
南院使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無絃略安撫緣邊招討
使命勾當御藥院張德明黎用信掌御劍以隨之然

守贇性庸怯寡方略不為士卒所服尋詔駐軍河中
居數月徙屯鄜州其子隨為陝西緣邊招討副使時
晏殊宋綬知樞密院又召守贇同知院事隨卒守贇
請罷以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徙
相州疾稍平復為真定府定州等路都總管未至徙
高陽關就判瀛州卒贈太尉謚忠僖

隨字君正頗好儒術多從士大夫游以父蔭為茶酒
班殿侍遷右班殿直仁宗在東宮為率府副率兼春
坊謁者及即位除內殿承制閣門祇候累遷西上閣
門使出為天雄軍兵馬鈐轄以母疾召還領三班院

再遷四方館使營州刺史出知衛州真拜韶州團練使徙邠州遷泰州防禦使元昊反為鄜延路副都總管隨本名元亨與元昊有嫌因奏改馬尋徙環慶路未幾復還鄜延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同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後數日果擊賊斬首獲羊馬自效及守贇知樞密院事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劉平石元孫敗以隨知河中府守贇經略安撫陝西留領會靈觀事守贇還復為陝西

副都總管兼緣邊招討副使帝曰朝廷方以邊事委卿卿毋以父在機密為嫌時隨已病次陝州卒贈昭信軍節度使謚莊恪隨在邊陲無多戰功然慎重少過

論曰曹利用投身不測之淵以口舌啖契丹使河北七十年無鋒鏑之虞勲業固偉矣嶺南之戰亦豈可少哉恃功怙寵禍萌而弗悟可悲也已者崇勲二夏奮鬪第位將相皆驕侈貪吝恃私恩違清議君子所不取也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選

為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為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為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囉咩歲香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衆爭前為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為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

見奇之待遇甚厚洙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上閣門副使擢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左右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

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
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
州權樞密副使皇祐中廣原州蠻懷智高反陷延州
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竊分騷動楊略等安撫經制
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沔請為安撫使討賊仁宗
猶以為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
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蒼洛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言
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
路徑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
林邑州青命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

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與賊鬪聽兵所
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
于崑崙關殺直素用等皆遁青曰今之不齊兵所以
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八人殺以敗
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聘貽諸將股栗已而
頭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青明日
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為陣賊既失
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
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
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安儂建中智

二及偽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
夜縱火燒城遁去邊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
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慰遣
之裒黃師宓等置州城下歛屍染京觀于城北隅時
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
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初青
之至邕也會瘴霧昏蒙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
死膏殊憂之一夕有泉湧碧下汲之其衆遂以濟復
為樞密副使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拜還至京師帝
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敦敦坊優進諸子官秩初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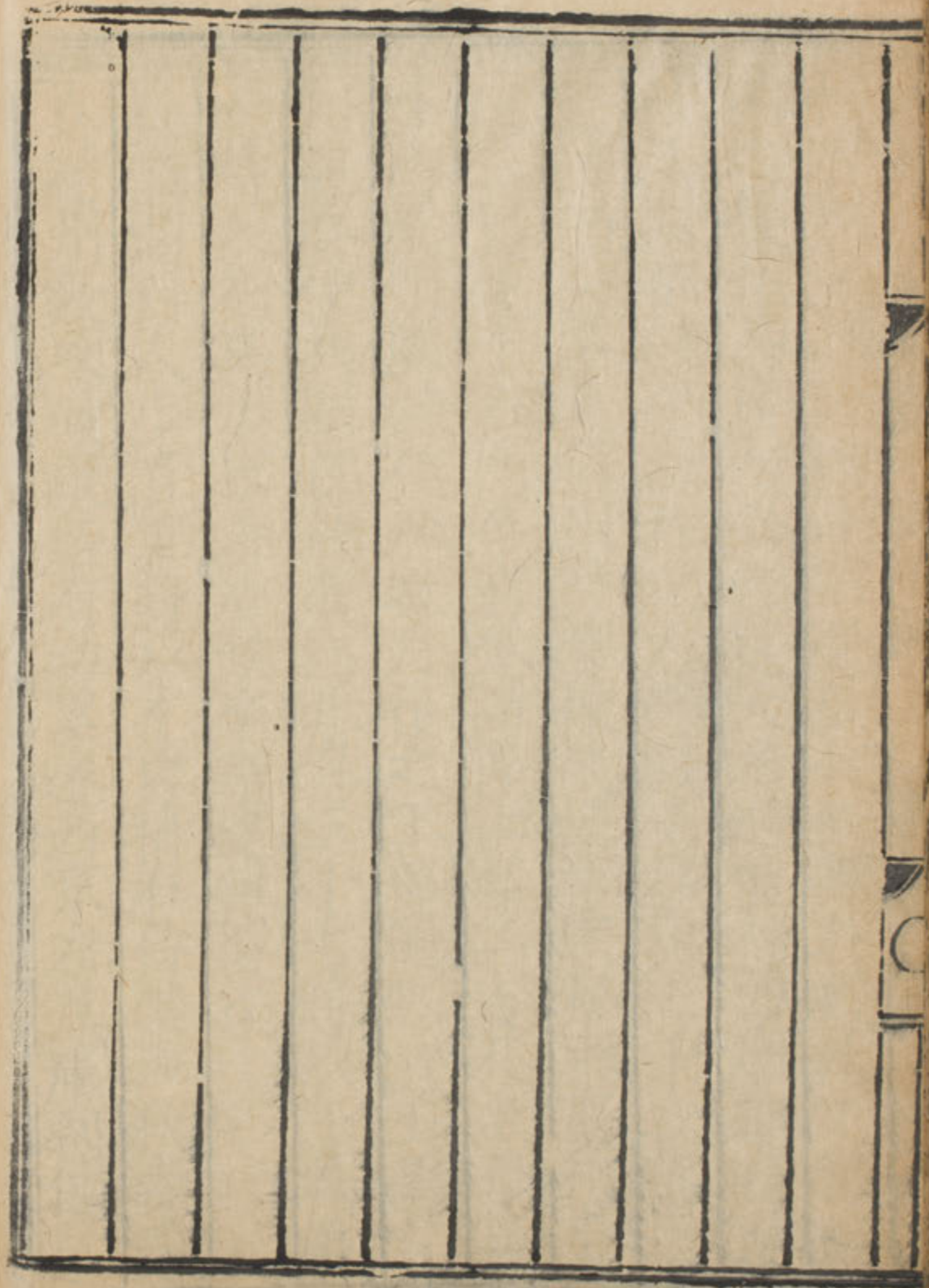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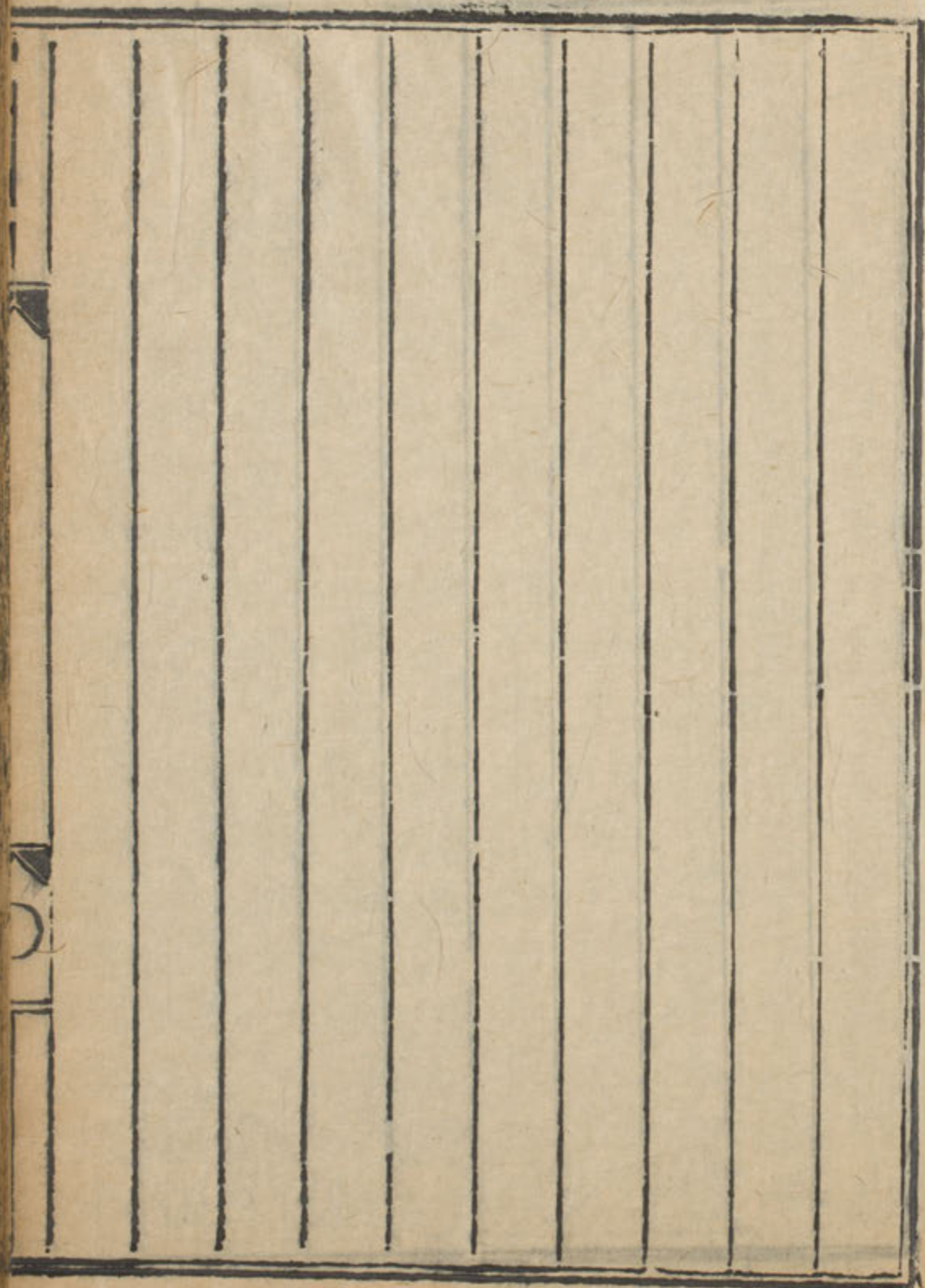
既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
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臥起皆宜防竊發乃馳使
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
勸矣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
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二萬賜交趾為兵費許
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
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
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
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
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

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恠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迺罷青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帝發哀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

如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調其家事予諮詠並為閤門使詠數有戰功熙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象入禁中禦制祭文遣使賫中牢祠其家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闔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真勇將也以為本路同巡檢從征儂智高抵歸仁驛賊列三銳陳以逆官軍軍小卻玉率右廂突騎

橫貫賊壘賊大潰帝召見使作銳陳於殿廷下觀破
賊之勢擢為廣西鈐轄徙大名進龍神四廂都指揮
使為副都總管諒祚攻大順城王以兵三千夜擊之
驚潰而去累遷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寧中慶州卒
叛王襲逐于石門卒窮蹙請降土斬二百人坐奪職
降為陵州團練使居數月復之王韶開熙河王遷宣
州觀察使為副都總管河北直三十七將以王為第
一將入為馬步軍都虞候卒贈建雄留後
孫節開封人少直軍籍以才勇補右侍禁與狄青同
在延州數攻破敵若有功累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及



城嶺為界。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虜使駭為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於案。綴用遠。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莫知。遂始自劾。向者遠詔旨之澤。帝手詔褒答。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遠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矣。遂詔得殺。揚定者。首領姓名。謀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遠曰。是且梟死。囚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歸道喜。夏人言殺之矣。遂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虜情得乃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韓絳主種。誘計圖橫山。與遠議出。遠曰。誇狂生。

爾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期大事歸廷以為沮撓云
召遠還明年慶州亂出判求與從秦州王韶開熙河
達案其不法朝廷遣蔡確鞠之遠遂認罪落宣徽使
知潞州徙太原復宣徽使交趾李乾德陷邕管召為
安南行營總略招討使兼荆湖廣南三撫使請留延
河東舊勇士自爾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章劍甲
以示寵次長沙先遣將復舊廣至廣西討拔廣源州
降守將劉慶紀又拔峽里隘乘勝取桃柳則列天戰
富良江斬偽王子洪真乾德窮蹙表奏歸命封天
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至是與賊隔一水

不得進乃班師坐貶左衛將軍西京安置尋慶十年
哲宗立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起知潞州進廣州觀
宴知河中辭歸洛改左武衛上將軍提舉崇禧宮
卒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遠抗慨喜兵學神
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
一法爾因為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遠
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
而成尤善用備禪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
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
巨剡甫之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玉見遠託以後

事且...不得終養母遠京之不遣申救其方得免
已而...六捷于新砦神宗謂遼曰白玉能以功補過
...每戰先招懷後戰鬪愛情士卒不妄加誅
...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
猶...然為一時宿將云

論曰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武夫鷙卒適時致位者
雖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為時名將惟青與遼兩
人爾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
崑崙一舉頗著奇功改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遼料葛
懷敏之敗如燭照龜卜一時最高知兵雖南征無功
用遠其長又何尤焉

列傳卷第四十九

列傳卷第五十一

宋史二百九十一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也父待問與楊億同州里每造

黎

吳育

宋

子敏求

子昌言

李若谷

子淑

孫壽朋

王駿

王駿

億億厚禮之門下少年多易之億曰彼他日所享非

若曾可望也累官光祿卿以禮部侍郎致仕育少奇

穎博學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除大理評事遷

寺丞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二縣自秦悼王葬汝後子

育

孫養孫皆出宦官典護歲時上冢者往來呼索揚州
醫者在襄城請凡官所須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羊
豕悉出六官由是民省供費殆半宦官過者銜之或
中夜叩醫門索牛駕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
鷹犬暴民曰入襄城境輒相戒約毋敢縱若舉賢良
方正擇著作即直集賢院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
奏定禮文名太常新禮慶曆祀儀改右正言歷三司
鹽鐵戶部二判官尋以本官供職元昊僭號議出
兵討之群臣曰元昊小醜也旋即誅滅矣育獨疑言
元昊雖稱蕃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服叛不常

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
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之不報復
上言宜先以文誥告諭之尚不賓姑嚴守禦不足同
中國叛臣亟加征討且征討者責在神速守禦者利
於持重元人剽悍多詐出沒不時我師乘銳見小利
小勝必貪功輕進往往墮賊計中第嚴約束明烽火
堅壁清野以挫其鋒時方銳意討之既而諸將多覆
軍者又之無功卒封元昊為夏國主如育所議育又
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
要置不復脩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為殆稍安靜

則又無敢言者若政令脩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
賞罰明特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
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
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
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
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廼降元昊第見朝廷比
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隣境固其巢
穴無肘腋之慮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
士諭喃廝羅及他蕃節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
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

蕃事迹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進翰林學士累遷
禮部郎中契丹與元昊構兵元昊求納款契丹使來
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
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權今二蕃
自鬪鬪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
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豪髮之助
而太行東西且有煙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
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
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
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有堅拒當為討之如

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
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尋知開封府居數日發大奸
吏一流嶺外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
再變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時歲饑多盜育嚴賞功
之法嘗得盜而未賞者一切賞之以明不欺慶曆五
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居數月改參知政事山
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
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于淮
南育曰盜誠無足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
可禦矣事遂寢章獻章懿太后升祔真宗廟議者請

覃恩且優賜軍士育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為陛下建
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外人多怨執政者帝以語輔臣
育曰此必建議者欲動搖上聽臣以身許國何憚此
耶向綬知永靜軍為不法疑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
因構獄以危法中之中立自經死綬宰相子大臣有
營助欲傳輕法育曰不殺綬無以示天下卒減死一
等流南方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帝刊其名付中書育
奏疏駁議帝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行下
今乃知欺罔也育曰非睿聽昭察則挾邪蠹國靡所
不為願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育在政府遇事敢言

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
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乃復
以為樞密副使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訥曰大臣
喧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昌朝而育歸給事中
班未幾出知許州徙蔡州設伍保法以檢制盜賊時
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招捕者
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
報邪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
此特鄉民用浮圖法相聚以利財錢爾一弓手召之
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請留毋往中使以為然

頃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
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
曰先王凝旒黜纘不欲聞見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即
屬之有司揚儀嘗為三司判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
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
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
自危豈養廉恥示敦厚之道哉遷禮部侍郎知永興
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辭且請便郡帝語大
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因命知汝州遣
內侍賜以禁中良藥會疾不已又請居散地以集賢

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外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詣育訴育為辨曲直判書狀尾堯佐畏懼奉行復為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陝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一日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育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為諫官劉元瑜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除宣徽南院使廊延路經畧安

撫使判延州夏人既稱臣而並邊種落數侵耕為患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謂要契來明而亟城則羌人必爭爭而受患者必麟府也移文河東又遺籍手書及疏於朝不報既而夏人果犯河外陷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得罪去疾復作辭不任邊事求解宣徽使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病革視事如平日因闕囚辨非罪竄舞文吏二人已而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正肅育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踈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即人不能撓辨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初尹開封范

仲淹在政府因事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任事者所沮有取可行者固行之其在二府待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帥永興時待問尚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晚年在西臺與宋庠相唱酬追裴白遺事至數百篇體素羸少時力學得心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而愈後數發每發數十日乃已有集五十卷第充為宰相自有傳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皐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為外祖楊徽之所器愛

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尚初徽之卒遺奏補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愛其文遷大理評事聽於秘閣讀書大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與父皐同職後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事丞及祀汾陰召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以奏將祠亳州太清宮以簽書亳州判官事入為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久之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選官考覈期半月以聞於

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數百萬擢知制誥判
吏部流內銓兼史館修撰王清昭應宮判官累遷戶
部郎中權直學士院同脩真宗實錄進左司郎中遂
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勾當三班院始詔讀唐史
固求解三班以顓進講同脩國史遷中書舍人昭應
宮災罷二學士踰年復翰林學士史成遷尚書工部
侍郎兼侍讀學士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
垂簾決事而仁宗未嘗獨對群臣也綬奏言唐先天
中睿宗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
品以下官決徒刑宜約先天制度今群臣對前殿非

軍國大事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改龍圖
閣學士出知應天府太后崩帝思綬言召還將大用
而宰相張士遜沮止之復加翰林侍讀學士詔定章
獻明肅章懿太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
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宮曰奉慈廟以安神主事多采
用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綬綬固辭又言帝王御天
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
萬務內外延首思見聖政宜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
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
不能推心悉力以輔陛下之治耶頃太后朝多吝除

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
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得此朋黨
之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
會已意以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
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憂必有內
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為內患深可
懼也真宗亦曰唐朋黨尤盛王室遂早頽陛下思祖
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日張士遜罷
乃拜綬參知政事仍有詔罷脩寺觀而章惠太后以
舊宅為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奩中物也

諫官御史欲邀名綬進曰彼言知太后所為其第
見興土木為違近詔即論奏之日事有疑似彼猶指
為過或陛下有大闕失近臣雖不言然傳聞四方為
聖政之累何可忽也綬常謂太宗為諫官所訟
不以為愧何者重無過舉使無得而言或郭皇后廢
帝命綬嘗曰宮中德用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高
入陳氏或嘗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
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
曰宗復亦如此言時大臣繼有論者卒罷之帝春秋
富天下大無事綬慮宴樂有漸乃言人心逸於久矣

而慮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言至
而應不亦殆與臣願飭勵群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
取下之道有三臨事尚平守當機貴乎斷此謀先乎
密能守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
能洩能斷則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閒聲味以調六氣節
宣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再遷吏部侍郎
時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從夷簡而參
知政事泰齊間有所異政事繇此往違不決於是四
人者皆罷綬以尚書左丞督政殿學士留侍講延權
判尚書都省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以禮部尚書知

河南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沒帝以子詔賜大臣
居外者詢以守之策綬畫十事以獻復召知樞密院
事樞密部尚書參知政事時綬母尚在綬既得疾不
視事猶起履自力區處後事尋卒贈司徒兼侍中謚
宣獻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為兒童時手不執錢
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讎博通經史百家其筆札尤
精妙朝廷大議論多綬以裁定揚億稱其文苑稱其
禮曰吾死不及也及卒帝多取其書字藏禁中初郊
祀綬攝太僕卿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洽因上所撰
國朝圖一卷子獻求

敏求字允道賜進士及第為館閣校勘預蘇詩敏進
奏院會編修書集慶軍判官王堯臣修唐書敏求
習唐書堯臣為編修官持祖母喪詔令堯臣家修書堯臣
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堯臣繼死無也子其孫祖仁
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為服三年高無官斬衰
同僚援摺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加集賢
校理從宋厚辟通判西京為群牧使支判官墜馬傷
足出知高州治平中為仁宗實錄纂討官同修起
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寺堯宗在殯有事宗室服踈者
可嫁娶敏求以為大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言者

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
貶秩知降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典
禮國之所重而誤謬如是安得無責然敏求議初不
誤魯公亮惡禮院劉瑾附敏求為說故因是去之是
歲即詔還徐國公主以夫兄為姪奏官敏求疏其亂
天倫執正之王安石惡呂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
心如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遂君側之惡出知潁州敏
求當草制安石論旨使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
實安石怒白於帝命陳升之改其語敏求請解職未
聽會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以

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
語切直擢寘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為敏求懼帝
獨全護之除史館脩撰集賢院學士鄧潤甫為帝言
比群臣多尚告訐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士以
變薄俗乃加敏求龍圖閣直學士命修兩朝正史掌
均國公牋奏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
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典故士大
夫疑議必就正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
八卷他所著書甚多學者多咨之嘗建言河北陝西
河東舉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

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
有可進之路又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故士輕去鄉
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頗施行之族弟昌言

昌言字仲謨以蔭為澤州司理黎軍州有殺人獄昌
言疑其寃堅請迹捕果得真犯者稍遷河陰發運判
官自濟源之官見道上棄屍若剛剝狀者甚衆竊歎
郡縣之不治既至河陰得凶盜六輩殺人而鬻之如
是十餘年掩其家猶得執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
井少年共為胥彙昌言窮治其淵藪皆法外行之而
流其家人擢都水監丞熙寧初河決棗疆而北昌言

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
流候稍深即斷北流縱出葫蘆下流以除恩冀深瀛
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為不可成不如修生
隄朝廷遣翰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
決口塞光奏昌言獨有功若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
以勸詔理提點刑獄資序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
監汴水漲昌言請塞訾家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
獻唱為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決
曹村召判都水監往護河堤靈平埽成轉少府監卒
贈絹二百匹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少孤游學依姻家趙况於
洛下遂葬父母緱氏舉進士補長社縣尉州葺兵營
課民輸木檄尉受之而吏以不中程多退斥欲苛苦
輸者因以取賕若谷度材別其長短大小為程置庭
中使民自輸改大理寺丞知宜興縣官市湖汙茶歲
約戶稅為多少率取足貧下若谷始置籍備勾檢茶
惡者舊沒官若谷使歸之民許轉留以償其數知連
州真宗將朝謁太清宮選通判亳州累遷度支員外
郎權三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會河決白馬
調取芻楩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而若

谷寬之士倫不悅構于朝徙知陝州盜聚青灰山久不散遣牙吏持榜招諭之盜殺其黨與自歸改梓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使契丹陞辭不俟垂簾請對廼遽詣長春殿奏事罷知荆南士族元甲恃蔭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若父兄訓之爾王蒙正為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若谷繩以法監司右蒙正奏徙若谷潭州洞庭賊數邀商人船殺人輒投屍水中嘗捕獲以屍無驗每貸死隸他州既而逃歸復攻劫若谷擒致之磔于市自是寇稍息累遷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齧韓村堤夜馳往督兵為大埽

至旦堤完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西兩城夾河秋夏水溢岸輒圯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石版為岸押以巨木後雖暴水不復壞官倉依山而貯穀少若谷使作露囤囤可貯二萬斛他郡多取法焉遷給事中知壽州豪右多分占芍陂陂皆美田夏雨溢壞田輒盜決若谷擿冒占田者逐之每決輒調瀕陂諸豪使塞堤盜決乃止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卒挽舟過境寒瘠甚者留養視之須春溫遣去民旬于道者以分隸諸僧寺助給春爨還勾當三班院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貴人多葬洛陽敕使須索煩

擾若谷奏令鴻臚預約所調移府逆為營辨改樞密
直學士知并州民貧失婚姻者若谷出私錢助其嫁
聚贅婿亡賴委妻去為立期不還許更嫁并多降人
喜盜竊籍累犯者以三人為保有犯并坐之悛者削
去籍名進尚書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拜參知政事建言風俗媿惡在上之人作而新之君
子小人各有其類今一目以朋黨恐正人無以自立
矣帝悟為下詔諭中外以耳疾累上辭辭位罷為資
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以太子少傅
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謚康靖若谷性資端重

在政府論議常近寬厚治民多智慮愷悌愛人其去
多見思少時與韓億為友及貴顯婚姻不絕馬子淑
淑字獻臣年十二真宗幸亳獻文行在所直崇竒之
命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秘書省校書郎寇準薦之授
校書郎館閣校勘乾興初遷大理評事脩真宗寶錄
為檢討官書成改光祿寺丞集賢校理為國史院編
修官召試賜進士及第改秘書郎進太常丞直集賢
院同判太常寺擢史館脩撰再遷尚書禮部員外郎
上時政十議改知制誥勾當三班院為翰林學士進
吏部員外郎會若谷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加端明

殿學士若谷罷進本曹郎中典豫王府章奏以右諫議大夫知許州歲饑取民所食五種上之帝惻然為蠲其賦權知開封府復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言者指其在開封多褻近吏人改給事中知鄭州徙河陽轉尚書禮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罷端明殿學士判流內銓復加端明殿學士初在鄭州作為陵詩國子博士陳求古以私隙訟其譏訕朝廷除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累表論辨不報乃請侍養明年復端明侍讀二學士判太常寺父喪免官終喪起復再為翰林學士諫官包拯吳奎等言淑性姦邪又嘗請侍養父

而不及其母罷翰林學士以端明龍圖閣學士奉朝請丁母憂服除為端明侍讀二學士遷戶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而御史中丞張昇等又論奏之不拜除兼龍圖閣學士由是壹鬱不得志出知河中府暴感風眩卒贈尚書右丞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誥命為時所稱其他文多裁取古語務為奇險時人不許也初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國姓而郊者交非善應也又宋祁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君第

進何疑邪祁遂得罪去其傾側險陂類此嘗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鑒圖閣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各又獻繫訓三篇所著別集百餘卷子壽朋復圭

壽朋字延老慶曆初與弟復圭同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使行諸陵奏言昭憲皇后誕育二聖為國文母獨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請更其禮從之遷群牧判官擊斷敏甚皇城卒邏其縱游無度出知汝州盡推職田之入歸前守楊畋畋死又經理其家以饑歲營州解勞民降為荊門軍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鳳翔府滄州滄地震壞城郭帑庾壽朋

以席為屋督吏采繕葺未數月復其舊括蕪田三萬頃縱民耕擇其壯者使習兵河方北涌隨塞之故道陘壽朋度必東潰諭居人徙避後三縣四鎮果墊焉司馬光出使薦其能加直史館入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進戶部鹽鐵副使性踈雋任俠奉祠西太一宮飲酒食肉如常時暴得疾卒詔中使撫其孥賜白金三百兩

復圭字審言通判澶州北使道澶民主驛率困憊豪杜氏十八家詭言唐相如晦後每賊吏脫免復圭按籍役之知滑州兵匠相忿閱揮所執鐵椎椎殺爭者

於廳事立斬之徙知相州自太宗時聚夏人降者五
指揮號聽子馬子弟相承百年無他投復圭斥不如
格者選能騎射士補之為度支判官知涇州始時二
稅之入三司移折已重轉運使又覆折之復圭為奏
免民立生祠歷湖北兩浙淮南河東陝西成都六轉
運使浙民以給衛前役多破產復圭悉罷遣歸農令
出錢助長召人承募民便之瀕海人賴哈沙地以生
豪家量受稅於官而占為已有復圭奏蠲其稅分以
予民熙寧初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夏人築壘于其境
不犯漢地復圭會邊功遣大將李信帥兵三千授

以陳圖使自荔原堡夜出襲擊敗還復圭斬信自解
又欲澡前耻遣別將破其金湯白豹西和市斬首數
千級後七日乘常舉國入寇御史謝景溫劾復圭擅
興致士卒死傷邊民流離謫保靜軍節度副使歲餘
知光化軍張商英言夏人謀犯塞之日久矣與破金
湯適相值非復圭生事乃召判吏部流內銓知曹蔡
滄州還為鹽鐵副使以集賢殿脩撰知荆南卒復圭
臨事敏決稱健吏與人交不以利害避然輕率躁急
無威重喜以語侵人獨為王安石所知故既廢即起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祖諫給事太宗蕃邸為

西京作坊副使博文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為公卷人謂之王回文淳化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以年少罷歸後諫卒官廬州州守劉蒙叟為言召試舍人院為安豐主簿歷南豐尉有能名調南劍州軍事推官改大理寺丞監荆南權貨務選殿中丞陳堯盜薦之試中書賜進士第擢知濠州歷真州真宗幸亳權江淮制置司事改監察御史梓州路轉運使以疾請出知海州徙密州負海有鹽場歲饑民多盜鬻更捕之輒抵死博文請弛鹽禁候歲豐乃復從之除殿中侍御史天禧中朱能王先在長安

偽為乾祐天書事覺能既斂死先與其徒就會詔博文乘驛按劾博文雖治言能皆從者七人得以減論還為開封府判官丁母憂始博文幼受父其母張氏收適韓氏及博文在朝謂子無絕母禮請得以忍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爲宗廟之祭也人喪者皆祭無嘗不行服之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為非禮服亦為三司判官出為河北轉運使遷侍御史陝西轉運使唐亮撤道渭以族落數千懷叛既又寇原州知象鎮環州福錫泉峒梧州刺史杜登內發崇班趙世隆等終博文劾奏內

侍部知周之質押班王懷信為從原奏慶兩路鈔轄
提重兵擊大拔紫苑殿還留耗用邊事請用曹瑋田
敏代既而文質懷信等法遂以尋知永興軍使節制
邊事會瑋病不行又用敏為從原奏總管寇遂平遠
尚書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少部副使尋遷戶部良中
龍圖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銜權發遣三司使事與監
祭御史崔暨內侍羅宗勳同鞫真定府曹汝楨及還
權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為走馬承受
賈德昌所毀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明年德昌以賊
敗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初沿邊軍民之逃者必

為熟戶畜牧又或以遺逐羌易羊馬故常沒者數百
入其會生羌則以錦袍銀帶茶綸賞之問有自歸而
中道為夏人所得亦不能辨生法皆斬博文乃遺習
知邊事者密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質其罪由是歲城
殊死甚眾朝廷下其法旁路又言河西回鶻多緣互
市家秦隴間請悉遣出境戒守臣使議察之再遷右
諫議大夫以龍圖閣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豪右即
舍復通徫傳文製表不按舊命左右判官分攝之月
餘畢出知大名府遷給事中召權三司使遂同知樞
密院事逾月而卒帝臨奠贈尚書吏部侍郎博文以

三百九十一
吏事進多任劇繁為政務平如常語諸子曰吾平生
大罪至流刑未嘗不善擇善水工虞汝曹志之然治
曹納益議者多謂博之希太石言縱崇勳傳致其罪
子疇

疇字景彝以父降相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累遷太
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相挺舉諸司庫務薦疇為當公
事時有宦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
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一人夫而為閹人指使則疇實
耻之用曹昌朝薦改總修唐書仁宗獵近郊疇引十
事以諫皇祐中手詔禁重戚近習私謂者疇獻聖政

惟公頌召試直秘閣為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克良訴
其叔父死疑為仇家所毒請發棺驗視眾欲許之疇
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允良有
姦窮治果與其叔父家有怨歷三司度支判官修起
居注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時陳升之拜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
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爭數月不已廼
兩罷之而論者謂介等為眾人游談所誤疇疏言浮
華險薄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搗搨人罪寔以成俗
請出詔戒勵從之遷給事中英宗既即位感疾皇太

后垂簾聽政其後帝疾平猶未御正殿疇上疏請御朝聽政及永昭陵復土祭仁宗虞主于集英殿以宗正卿攝事疇奏曰人子之葬其親送形而往迎神而返故虞祭所以安神也位尊者禮重禮重者祭多故天子之虞數至於九今山陵嗣君不得親往則道路五虞理可命宗正攝事若神主既至則四虞之祭雖或聖躬未寧亦宜勉強况陛下在藩邸以好古知禮仁孝聰明聞於中外此先帝所以託天下也臣願始終令德以全美名帝既視朝前後殿而於聽事猶持謙抑疇復上疏曰廟社擁佑陛下起居安平臨朝以

時僅踰半載而未聞開發輿以即德音曷塞人情缺缺以代為三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憂勿為貳譏神自使盛德聞然不尤不樂又上疏曰董仲舒為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彊而已勉彊學問則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陛下起自列師先有天命然而祖宗嘉業之重天人顯享之際所以操心治身正家保國者尤在於勉彊力行也陛下昔在宗藩已能為德好學語言舉動未嘗越禮是天性有聖賢之質自英平以來于茲半歲而

臨朝高拱無所可不安臣聞古宣國之政者曰孟三
其請人主財決者曰孟多然猶聖心盛極無所是非
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天統或慮宗祀朝廷之事故謙
抑而未皇耶或者聖躬高天靈而不欲自煩耶抑有
所畏忌而不言耶苟為謙抑而未皇則國家高壽日曠
月廢其勢將趨於禍亂無疑也若聖躬未能靈則夫
下之名醫良工日可召於前而方技不試藥石不進
養疾於身坐俟歲月非求全之道也苟有所畏忌而
不言則又過計之甚也今中外之事無可疑畏臣嘗
為陛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而誠廓開大明以

天下外則與執政大臣講求治體內則於母后請
所未至延禮賢俊諮訪忠直廣所未見達所未聞若
陛下朝行之則衆心夕安矣況陛下向居藩邸日夕
於側者惟一二講學之師與左右給使之人耳修身
行已德業日新而知若無幾則是為善多而得名常
火也然而終能德成仁壽美名遠聞此先帝之所以
屬心也今處億兆之上有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冊
書之此之於言是言行身顯而美名易成也然而尚
莫之聞者是不為言也非不能也自有始有終者聖賢之
能事在陛下勉彊而已曠又上之誠欲車駕行幸以安

人心時天臣亦有請者乃臣等聞人瞻望雖數
日皇太后恩愛致嘯又上奏請詔二府大臣議所以
尊為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禮與嚴時朝尊之儀
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拱衛之制度他時享禮之義
鳴外家之賞之恩典凡可以稱至親之意者皆宜優
異重之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于天下矣時
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
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雩祀孟冬祀神州
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歲正帝以宣祖配季秋
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

禮官上議以謂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為嚴父之道
知制誥錢公輔獨謂仁宗不當配祭疇以謂珪等議
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
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
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
配孟夏雩祀以倣唐直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正
月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
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
之議則陷四聖為失禮導陛下為不孝違經戾古莫
此為甚自此公輔不悅而朝廷以疇論事有補帝與

執政大臣皆罷異之遷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同
提舉諸司庫務數月拜樞密副使於是公輔言疇望
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為輔
弼者公輔坐貶疇在位五十五日卒帝甚悼惜之臨
哭賜金白三千兩贈兵部尚書諡忠簡疇名臣子性
介特厲風操喜言朝廷事好治容服坐立巖然言必
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其執政未久終于
位及所享壽類其父云

王駿字總之趙州臨城人七歲喪父哀毀過人既長
狀貌奇偉舉進士授婺州觀察推官代還直宗見而

異之特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祁縣通判湖州再遷

太常博士提點梓州路刑獄權三司戶部判官使契

丹還判都磨勘司以尚書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上言方調兵塞決河而近郡災歉民力彫敝請

罷土木之不急者三司戶部副使樞密使曹利用得

罪駁以同里為利用所厚出知湖州徙蘇州還為三

司鹽鐵副使時龍圖閣待制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

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

良挾章獻嬖家衆莫敢迂其意駿獨不可曰與民競

利豈國體耶擢天章閣待制判大理寺提舉在京諸

司庫務安撫淮南權判吏部流內銓累遷刑部益利
路旱饑為安撫使以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為亂者駸潛兵環營下
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
指亂者得十餘人即戮之及旦人莫知也其為政有
大體不為苛察蜀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景祐五年參知政事明年遷尚書工部侍郎知
樞密院事天聖中駸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曰
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駸曰何以教之瑋曰吾
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知意欲殺之少子
予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
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
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
駸殊未以為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反帝數問邊事
駸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次帝怒駸
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駸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
識未幾得暴疾卒贈戶部尚書謚忠穆駸少時館禮
部尚書王化基之門樞密副使宋湜見而以女妻之
宋氏親族或侮易之化基曰後三十年駸富貴矣果
如所言

論曰吳育剛毅不撓而設施無聞其才不逮志者與
宋綬博洽明敏若谷務長厚博文習吏事當仁宗時
先後與政僅能恭慎寡過保有祿位施及後嗣敏求
淑俱練達典故傳以文采而淑以傾險敗德視疇之
介特數違忠謀則賢不肖之相去遠矣王駸不留意
曹瑋之言卒以昧於邊事凡黜宜哉

列傳卷第五十

列傳卷第五十一

宋史二百九十二

開禧儀同司程國錕國事郎中書丞和啟修國史領經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李諮

程戡

夏侯嶠

盛度

丁度

張觀

鄭戩

明鎬

王堯臣

孫抃

田况

李諮字仲詢唐趙國公岵之後岵貶死袁州因家新
喻遂為新喻人諮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日夜
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
士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

評事通判舒州召試中書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
三司開封府判官再遷左正言出爲淮南轉運副使
帝幸亳以勞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會江南饑徙江東
轉運副使爲度支判官擢知制誥寇準數改詔所擬
制辭詔不樂以父留鄉里請外遂出知荆南會翰林
學士闕宰相擬他官帝曰不如李詒遂爲學士仁宗
即位超遷本曹郎中權知開封府數月權三司使拜
右諫議大夫嘗奏事兩宮曰天下賦調有定今西北
寢兵且二十年而邊餽如故戍兵雖未可減其未作
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厚下即詔詒與御史

中丞劉筠等同議冗費以具德較天禧計所減得十
三之上時陝西緣邊數言雷食不給度支都內錢不
足支月奉章獻太后憂之命呂夷簡魯宗道張士遜
與詒等經度其事詒曰舊法商人入粟邊部等茶與
犀象緡錢爲虛實三估出錢十四文坐得三司錢百
文詒請變法以實錢入粟官錢售茶三首不得相爲
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叢起詒以疾累請
郡改樞密直學士知洪州行數月而御史臺劾更三
舉勾獻私商人多請慈州築會計茶法不折虛實錢
妄撥增課百萬緡以觀恩賞詒坐不察奪職久之進

給事中知杭州復樞密直學士知水興軍衣冠子弟
侍蔭無賴者詔悉杖之境内蕭然還勾當三班院坐
舉吏降左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是歲禁中火倉卒
營定應辦舉集進尚書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數月
遭父喪起復遷戶部侍郎知諫院事是時權茶法寢
壞乃詔諮蔡齊等更議之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
不許於是復用諮所變法語具食貨志卒贈右僕射
謚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猝常若閑暇吏
不敢欺在樞府專務章濫賞抑僥倖人以為稱職無
子以族子為後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少力學舉進士甲科補涇
州觀察推官尋遷秘書丞通判許州曹利用貶戡以
利用壻降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尸
他人之門以誣仇者戡已具戡獨辨之正其罪以尚
書屯田員外郎知歸州召為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
寶元初忻代地震壞城郭廬舍死傷甚衆命戡安撫
頗以便宜從事政起居舍人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陝
西都轉運使未幾知渭州陝西有保毅軍人苦其役
戡奏曰保毅在鄉兵外不然而有籍所以佐邊備也

已謀保捷而保毅籍如故州縣以佚力役率因憊至
破祈財產售田者猶數戶出一夫民不勝苦因詔私
役保毅者以計備律坐之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
坐常保任貝州張得一得一以謀奪職出知鳳翔府
尋徙河中御史中丞張觀辨之復為樞密直學士知
永興軍徙瀛州四遷給事中契丹使過稱疾求著帽
見戡使謂曰有疾可毋相見見當如禮使者語屈冠
而見人言歲在甲午蜀且一有變孟知祥之割據李順
之起而為盜皆此時也仁宗自擇戡再知益州遷端
明殿學士召見慰遣至彭州民妄言有兵變捕斬之

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戡獨完城浚池自固不
以為嫌也召拜參知政事奏禁蜀人妖言誣民者避
宰相文彥博親改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數與宗
庠爭議諫官御史皆論之戡亦自請罷除吏部侍郎
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制置使尋拜
宣徽南院使鄜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英宗即位
以安武軍節度使留再任初覃恩蕃官例不序遷至
是用戡奏始皆得遷又請首領有戰功材武皆得召
見選補為蕃官延州夾河為兩城雉堞頗卑小敵登
九州臺則下瞰城中戡調兵大大增築之橫山酋豪

怨諒祚欲率其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為援戲言豺虎
非自相搏則未易取也雍州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
諒祚久悖慢宜乘此許之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
之利也會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報言者請選大
臣帥水與屯重兵以制五路敕戲具利害以聞戲以
為四路非水與皆十數驛設有警使馳節制則不及
事矣且關中財賦不贍宿軍多何以給之治平初命
宦官王昭明等領四路蕃部事戲曰蕃部所以亡去
皆邊吏苛暴為西人誘略爾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
領攜以牛酒也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更
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兵兼沿邊巡檢使無
專蕃部事從其奏夏人遣使入貢僭漢官移文于州
稱其國中官曰樞密戲止令稱使副不以官稱樞密
曰領盧方許之戲告老章累上終弗聽遣使以手詔
問勞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奴屯
勁兵為要地豈養病所耶召還道卒贈太尉謚康穆
戲以在邊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為言者所與或
傳戲交通宦官閭士良至今妻出見之

夏侯嶠字峻極其先幽州人高祖秀為濟州鉅野鎮
遊奕使因家焉父浦梁開平中以明經至豫州錄事

參軍嶠幼好學弱冠以詞賦林周相李穀延至門下
又依西京留守向拱攝伊陽令拱移安州又令攝錄
亭參軍太平興國初舉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通
判興州累遷右贊善大夫從征太原督芻糧于河朔
遷殿中丞通判邠州歲滿拜監察御史通判興元府
進秩殿中丞雍熙二年代還對使殿太宗語有司曰
此人朕自知其材行勿須奏擬即日改左補闕直史
館賜緋魚會上師護邊乘傳督河間饘道就命知莫
州踰月徙洪州改起居郎真宗在襄郟太宗擇朝士
謹厚者為官屬即召入為翊善賜金紫加直昭文館

真宗尹京府命兼推官加司封員外郎東宮建復兼
中舍遷工部郎中又嗣位拜給事中知審刑院數月
擢樞密院副使咸平元年以戶部郎中罷二年始建
講讀之職命嶠為翰林侍讀學士及揚徽之卒又命
兼秘書監是秋江浙饑命為江南巡撫使所過䟽理
刑訟存問耆老務從寬簡人以為便便還未病民二
十餘事上之亟詔登章又判吏部選事嶠善鼓琴好
讀經老書淳厚謹慎居官無過失真宗尤愛重之多
所詢訪每以善人目之素好道留意養生少疾景德
元年五月以選人俟對崇政殿暴中風眩亟詔取金

丹上尊酒飲之有興還第遣內侍召外內名醫診視
其夕卒年七十二詔贈兵部尚書賜外塋賜白金
三百兩給葬錄其子大理寺丞晟為太子中舍孫泰
為奉禮郎姪孫為賜同學究出身嶠在近侍恩遇甚
渥卒後數月畢立安為相撫坐歎曰使夏侯君在吾
豈先據此位有集十五卷大中祥符初晟上漢武封
禪圖績金匱玉匱石藏石距之狀咸有注釋上覽而
善之至駕部員外郎泰至太子中舍

盛度字公量世居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曾祖瑞
仕錢氏為餘杭縣令父豫從錢俶入朝終尚書度文

郎中度舉進士第補濟陰尉選為封丘主簿政府倉
曹參軍為光祿寺丞御史臺推勘官改秘書省秘書
郎試學士院為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屯
田員外郎契丹寇邊從幸大名數上疏論邊事奉使
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改
開封府判官坐決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軍
三司益鐵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度嘗奏事便殿
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
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
迤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提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

為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為河西隴右圖顧備上覽真宗稱其博學後遷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以疾不拜改會靈觀判官入翰林為學士加史館脩撰歷兵部郎中景靈宮副使寇準罷相度以交通周懷政出知光州此與初再謫和州團練副使丁謂貶起為祠部郎中後兵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知筠州更度除蘇三川還入審刑院以右諫議大夫知揚州加集賢院學士初度謫洪州遂請復賢良方正科

又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能按章覆問科既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復為翰林學士史館脩撰遷給事中嘗受詔與御史中丞王隨議通解鹽聽商旅入錢等鹽語在食貨志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學士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王曾呂夷簡為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

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問曾曾薦齊又問簡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還知樞書院事言得象既相以度嘗位其上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以尚書右丞罷復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暴感風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度好學家居列圖書益歸未嘗釋手敏於為文而汎濫不精嘗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英華注釋御集真宗祀汾陰仁宗在藩邸詔掌起居牋奏及留司章奏有

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又有中書翰林二制集天禧三年詔許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毋封郡大君而學士不預時度官兵部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其毋艱於拜起賓客有拜之者則而詬詈之性極猜險雖平已下貧無賴多所縱捨稍有此者一切繩之以法予申甫終尚書兵部郎中集賢以脩潔稱從元京有吏能以丁度字公雅其先思州清江人祖顓後唐清泰初陷

契丹逃歸徙居祥符父逢士以醫術事真宗藩邸然
好聚書與儒者游度強力問好讀尚書嘗擬為書
命十餘篇大中祥符中登知勤詞學科為大理評事
通判通州改太子中允直學賢院坐解送國子監進
士失實監齊州稅還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上書
論六事一增講讀官二增讀負三補廕用大功以上
親四選河北河東後兵補益軍五籍令佐墾田為殿
最六凡緣公事坐私罪赦者聽保任遷官章獻太后
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詔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
今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言

獻王鳳論於章獻太后以戒西轉運使司大言永昌陵前
詔按視度奏神道貴靜不可遷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
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傷沮若復追窮策六鎮糧
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西門不開京師至寇境不
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嘗罰方唐豎寧幾二十
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唐豎寧幾二十

年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
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
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
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
建淺深從之累遷中書令
州置監鑄大錢以一當十
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
精密不能暮年即復改鑄
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
乾元錢錢輕幣重嚴刑不
此亦朕控扼要言為制禦
四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二
百符堅以百萬師寇晉謝
如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
為承旨時葉清臣請商
奏曰漢之五銖唐之開
元為折中歷代改更法雖
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
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
乾元錢錢輕幣重嚴刑不

百錢得六錢裁十不可時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
芻糧增價臣嘗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
代鞭背在京西有強盜殺人取其弊衣直不過數百
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復有湖山絕處兇鬼嘯聚鑪
冶日滋屠則鑄錢急則為盜民間銅鉛之器悉為大
錢何以禁止度又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其
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監然猶秦渭
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
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牧三萬而
已馬少地閑坊監誠可罷若賊平馬歸則不可闕今

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為兵請令民畜一
戰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許貲產以升戶等則緩急有
備而國馬蕃矣慶曆中副杜衍宣撫河東久之遷端
明殿學士知審刑院時江西轉運使移屬州凡市未
鹽鈔每百緡貼納錢三之一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財
免貼納事覺大理將以枉法論度曰枉法謂於典憲
有所阿曲虞卿所遺者轉運使移文爾遂負虞卿死
帝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時用資邊
事未平宜用才時度在翰林已七年而朝廷方用兵
故對以此諫官孫甫論度所言蓋自求柄用帝諭輔

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顧未嘗及私用
安從得是語未幾擢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因言周世
宗募驍健有朝出群盜夕備宿衛者太祖閱猛士實
騎軍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糧馬軍以補禁旅之闕
又言契丹嘗渝盟預備不可忽因上慶曆兵錄五卷
贍邊錄一卷明年參知政事會春旱降秩中書舍人
踰月復官後二年衛士為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
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鞠之不可滋蔓令
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
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幸於帝前仁宗從竦

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為紫宸殿學士兼侍讀學士御史何郊言紫宸非官稱所宜改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再遷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性淳質不為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然言論事在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著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為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為監又嘗示以歌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對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嘗作此器真宗亦嘗著論於是帝製後述以賜之度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

卷編年總錄八卷奉詔領諸儒集武經總要四十一卷子諷集賢校理

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少謹愿好學有鄉曲名中服勤辭學科擢為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解州會益池吏以贓敗坐失舉劾降監河中府稅復通判果州改秘書省秘書郎仁宗即位遷太常丞擢右正言直史館為三司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改右司諫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出知杭州還判國子監權發遣開封府事遷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累遷左司郎中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

觀謂承平日久故寬法慢用喪漸侈風俗漸薄以致
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曰
節用河北天雨水又餘七事曰導積水以廣播種緩
催火以省禁錮寬刑罰以振懲獄收逃田以募歸復
罷工役以先急務止配率以阜民財通商旅以濟艱
食後知審官院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康定中西兵失
利因議點鄉兵又之不決遂與王韶陳執中俱罷以
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何壞孫
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移徙原以避水患觀曰
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一徙增築之隄完水亦

遷徙鄆州舊法京東通安邑臨西而瀕海之地禁私墾
觀上言利之所存百姓趨之雖一日殺于市恐不能止
請弛禁以便民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歷知應天府
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以父居業高
年多病請便即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月餘拜左丞
丁父憂哀毀過人既練而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孝觀
性至孝初爲秘書郎其父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
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繇恩
至大府卿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
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蚤起奉藥

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趣尚恬曠持廉少欲
平生言必為措字無一行草類其為人仁宗飛白書
清字賜觀以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
犯夜禁觀詰之曰有見人否衆傳以為笑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早孤力學客京師事楊億
以屬辭知名後復還吳及億卒賓客弟子散去戩乃
倍道會葬舉進士擢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寧
國軍節度判官事召試學士院為光祿寺丞集賢校
理迺判越州還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注釋御
製文類文三寶讚升直史館二司戶部判官同脩起

估注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國子監選明經生講解經
義徙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
封府吏馮士元為姦利有告士元受賕藏禁書者戩
窮治之辭連宰相呂夷簡知樞密院盛度叅知政事
程琳遂逮捕夷簡子公綽公弼參劾其狀既而士元
流海島度琳坐嘗交關士元罷去其餘紕罰者自御
史中丞孔道輔天章閣待制龐籍又十餘人朝議畏
其繳核戩敏彊善聽決喜出不意獨假貸細民即豪
宗大姓繩治益急政有能迹徙權三司使復轉運使
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

緡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改樞密副使戡與參知政事宋庠為宰相呂夷簡所忌與庠皆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淤填之患既納國後不復治葑土堙塞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戡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戡法遷給事中徙并州道改鄆州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折為三等非急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戡奏歲減二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

安故都多豪惡戡治之尚嚴甚者至黥竄人皆惕息未幾為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駐涇州聽便宜從事遷尚書禮部侍郎時知慶州滕宗諒知渭州張亢過用公使錢戡致於法行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元昊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敵騎至者戡曰此必三川將按邊回非敵騎也已而果然及疆事少寧詔還知永興軍初靜邊砦主劉滄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渭援兵招生羗大王族為邊衛戡使滄與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會罷戡四路安撫使韓琦知渭州尹洙皆以為不便

召滬士廉罷後歸不聽乃使裨將狄青將兵以往械
送德順軍獄戩力爭于朝卒城之進戶部侍郎資政
殿大學士知并州契丹與元昊方交兵邊奏互上獨
戩不以聞詔遣使問其故戩對曰敵自相攻中國不
足憂也廊府間有棄地曰草城川戩募工人爲弓箭
手計口給田初兵興用不足河東行鐵錢山多炭鐵
鼓鑄利厚重辟不能止戩乃請三當一令旣下兵民
相扇動數千人邀走馬承受訴承受中貴人不能遏
又群譟州門守門者拒不得入戩聞悉負至庭下推
首謀者數千人黥隸他州事乃定遷吏部侍郎改宣

徽北院使拜奉國軍節度使卒贈太尉謚文肅戩遇
事果敢必行然憑氣近使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進士第補蘄州防禦推

官真宗崩上真頌四十六篇改大理寺丞薛奎領秦

州辟爲節度判官奎徙益州辟知錄事參軍程琳代

奎奏爲簽書節度判官就通判州事遷太常博士還

朝仁宗問鎬所能奎稱其沈鷲有謀能斷大事陰開

封推官獻六冗書進尚書禮部員外郎爲三司戶部

判官改刑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遷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會歲饑民無積聚盜賊間發鎬

為平物價募民為兵人賴以安知陵州楚應幾賊敗
或告以先期奏之鎬曰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卒
坐失察降知同州未逾月會元昊寇邠州起為陝西
轉運使虜破金明棧既去議脩復其城帥巨擁兵不
即進而鎬止以百餘騎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常關
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餘人教以強弩奏為清邊
軍號最驍悍其後陝西河東頗傲置之遷戶部郎中
直昭文館知陝州徙江淮制置發運使未行會賊破
豐州擢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脩建寧中候百
勝砦鎮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勞遷左司郎中明年擢

新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遣使
統袴子第鎬乃取充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
遂奏擇習日事者守堡其車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
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之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
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婦聞皆散走以樞密直學
士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人知開封府王則叛命鎬
為體量安撫使則未下又命參知政事文彥博為宣
撫使以鎬副之貝州平遠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
使諸將悉退遷都虞候士平人千四百人第其功為五
等彥博遷一資彥博數推鎬功拜參知政事已而疽

發者帝謂輔臣曰錦忠亮有勞及其未亂思一見之
臨問惻然曰方賴卿謀國事何遽被疾錦氣愈猶能
頓首謝翌日卒謚文烈錦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
而遇事不苟為世所推重王則者本涿州人歲饑流
至恩州自責為人牧羊後募宣毅軍為小校恩冀俗
妖如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
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毋與之談別刺福字
於其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字隱起爭信爭之而州
吏張繼卜吉口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慶曆八年
正旦斷澶州將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

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
叛時知州張得一與官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度
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
內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闔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
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
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
囚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旣而節度判官
李浩清何令齊開主簿王奕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
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勝所
居門曰中京居室廡庫皆立石虎改年曰得聖以十

二月為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
曰宜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
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總
城下者日衆於是令守者伍伍為保一人總餘悉斬
有州民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
鎬帳約為內應夜垂緘以引官軍既內數百人焚樓
櫓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斷緘以絕
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緘而下是
夜城幾克則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丹使謀者以
告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賊果以數百人夜出伏

發皆就獲城峻不可攻乃為阻閣將成為賊所焚遂
即南城為地道日攻止其北牽制之及文彥博至亢通
城中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
以搶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閣門祇候
張綱緣壕與戰死之總管王信捕得則其餘嚴保村
舍皆焚死檻送則京師支解以狗則叛乃六十六日
王堯臣子伯庸應天府虞城人舉進士第一授將作
監丞通判湖州召試改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會
從父冲坐事出堯臣知兖州父喪服除為三司度支判
官再遷右司諫國皇后薨議者歸罪內侍都知閻文

應堯臣請窮治左右侍醫者不報時上元節有司張燈堯臣俟乘輿出即上言后已復位魏今方在殯不當遊幸帝為罷張燈擢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提舉諸司庫務知審刑院入翰林為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為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凋弊為甚請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可使戰者止十萬賊衆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三勝由衆寡不侔也

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邇請益團土兵以二萬屯渭州為鎮我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為原渭聲勢二萬屯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並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峽柵為控扼賊來利在虜剽人自為戰故所向無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門峽鎮我之劉播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窪城靜邊城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漠地分行鈔略驅虜人畜劫掠財貨士馬疲困奔竄歸路無復闕志若以精兵扼險強弩注射旁設奇

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
出也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
寡而勢分也若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又論邈州
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為賊先據勝地誘致
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
乃與生羌合戰賊始從鐵騎衝我軍繼以步兵挽強
注射鋒不可當遂致播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
失之咎也願敕邊吏常遠斥候遇賊至度遠近立營
砦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時韓
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范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

降耀州堯臣言二人若身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
又薦种世衡狄青有餘帥才明年賊果自鎮戎軍原
州之寇敗葛懷敏乘勝掠平涼潘原關中震恐自鄜
涇以東皆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引去
仁宗思其言乃復以琦仲淹為招討使置府涇州益
屯兵三萬人而使堯臣再安撫涇原初嘗席開山外
地置鹿竿等四砦嘉祐中置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
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眾怨怒遂叛德勝砦將姚
貴開城畔堯臣適過境上作書氣城中諭以禍福衆
遂出降乃為申明約束如舊而去既還上言自陝西

用兵長陳執中並以兩府舊臣為陝西經略安撫
招討使韓琦范仲淹止為經略安撫副使既而張存
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張奎知慶州俱是學士待制之
職亦止管勾本路總管司事及琦執中罷四路置帥
遂各帶都總管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因而武臣副
總管亦為副使人琦仲淹龐籍既為陝西四路都總
管緣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稟節制而尚帶
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及口號不異而所稟非
一今請逐路都總管副總管並罷經略只充緣邊安
撫使既而滕宗諒亦以為請遂罷之又言廊延環慶

路皆險固易守惟涇原自漢唐來為衝要之地自鎮
戎軍至渭州沿涇州川直抵涇邠略無險阻雖有城
堦據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捍防如郭子儀渾瑊常宿
重兵守之自元昊叛命數年由此二入寇朝廷置帥於
涇州為控扼關陝之會誠令事機然頗經敗覆邊地虛士
氣不振願深監近弊精擇將佐其新集之兵未經訓
練宜易以舊人儻一路兵力完實則賊不敢長驅入
寇矣臣論沿邊城堦控扼要害賊徑通屬及備禦輕
重之策為五事上之又請涇邠五州管四益置弓箭
手及請徹潼關樓櫓皆報可以戶部郎中權三司使

辟張昂之於杜十餘人為副使判官時入內都知張
永和是議收民稅令錢十二三以助軍費堯臣入對
曰此衰世之事召恣而撈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
亂也度支副使林維畏之和附會其說堯臣奏黜維
議乃定夔州轉運使請增鹽井歲課十餘萬緡堯臣
以為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牟取厚利適足以斂怨
罷之遷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為群牧使丁
母喪服除轉右諫議大夫初學士蘇易簡丁度皆自
郎中進中書舍人充承旨及堯臣為承旨不遷官意
宰相賈昌朝所抑及是文彥博為相因其歲滿逐優

遷之 大享明堂加給事中與三司更議茶法較天
下每歲財賦出入上其數遂拜樞密副使會儂智高
反請析廣西宜容邕州為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
高竇雷化鬱林儀藤梧龍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
隸邕州遇蠻入寇三路會支郡兵掩擊令經略安撫
使守貴州以統制馬益募澄海忠敢土軍分屯運金
永道三州米以餉之罷遣北兵遠戍時狄青經制嶺
南詔青審議以為便居樞密三年務裁抑僥倖於是
有鏤匿名書以布京城然仁宗不以為疑也以戶部
侍郎參知政事久之帝欲以為樞密使而當制學士

胡宿固抑之乃進吏部侍郎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文
安堯臣以文學進典內外制十餘年其爲文詞溫麗
執政時嘗與宰相文彥博富弼劉沆勸帝早立嗣且
言英宗嘗養宮中宜爲後爲詔草挾以進未果立元
豐三年子同老進遺稿論父功帝以訪文彥博具奏
本末遂加贈太師中書令改謚文忠

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
氏子孫以田爲業至抃始讀書屬文中進士以大理評
事直集賢院通判絳州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
爲開封府推官判三司開折司同脩起居注以右正言知

制誥遷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史館脩
累遷尚書吏部郎中抃雖久處顯要罕所建明皇祐
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歸絳論奏
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即乎此曰臣觀方今士人
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許人爲
風采捷給若奇天者請之有善論刻深之語吏者謂
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
能也仁宗察其言起視事且命外密官院亦辭以任
言責不當兼事有乃止在當兼言事不爲矯遷尤喜
稱薦入才帝決意內都知子等是後武寧軍節度

後亦奏罷之。溫成皇后葬於鳳城宮。溫成亦奏沉
為宰相。不當為后。亦奏罷之。亦奏為后。亦奏
廟亦率官屬言非禮。因相與請。因事不能得。伏地
不跪。帝為改。遣之。御史請罷宰相。亦奏
曰。適在相位上。不能持平。適下。不能為訓。子弟言
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物。論宰相陳
執中。婢為嬖。妻張氏。務嚴。置獄。取證。在執中。帝遣有
詔。勿推。抃復與官屬請。對論。列疏。十上。適執中卒。皆
罷。改翰林學士。承旨。復無侍讀。學士。帝讀史。記龜筮
傳聞。古人動作。必繇此乎。對曰。古布大筮。既決於已。

又詢於衆。猶謂不有天命。子於是命龜。以斷言。既
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
貴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必為得也。帝善其對。諫
官陳升之上。選用。責注考課。轉運使。三法命。抃與御
史中丞張昇與之卒。亦無所進。退為再遷。禮部侍郎
抃。久居侍從。泊如也。人以為長者。既而樞密副使程
戡罷。帝欲用舊人。即以命。抃。中丞。參知政事。抃性篤
厚。寡言。質略。無威儀。居兩府。年益。老。無所可。否。又善
忘。語言。舉止。多可笑。好。事。者。至。傳。以為。口。實。神。是。韓
縝。彈。奏。之。罷。為。觀。文。殿。學。士。同。群。牧。制。置。使。為。無。侍

諸學士莫宗即位進戶部侍郎告老以太子少傅就
第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

田况字元均京兆長安州信都人晉亂祖行周没于契
丹父楚昭景德中題身南歸性沈鸞教子甚嚴累官
至太子率府率况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舉進士甲
科補江陵府推官再調楚州判官遷秘書省著作佐
郎舉賢良方正舉太常丞通判江寧府趙元昊反夏
竦經略陝西辟為判官時竦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
守二策朝廷將用攻策范仲淹議未可出師况上疏
曰昔繼遷擾邊太宗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

擊或戰而還又常令白守素馬紹忠護送糧餉於
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浦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
帥士卒素已怯懦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洙同建此
策恐未審稟服臨事進退有誤大舉其不可一也計者
以為賊常併力而來我當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
敗屺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爾夫三
軍之命係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祖
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辨况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
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才否此徇之大者也兩路之
人衆十餘萬庸將驅之若為舒卷賊若據險設伏邀

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一有不利則邊防莫守
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其不可二也自西賊
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寇郡縣以饜其
欲者非筭之少也直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
衆未易可測今師深入若無成功挫國威靈為賊輕
侮或別墮姦計以致他虞其不可三也計者又云將
帥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
沒士氣挫怯未能振起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
將驅快兵入不測之地獨其下使臣數輩干賞蹈利
欲邀其功未見其利其不可四也計者又云非欲深

絕沙磧以窮妖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
城之比且謂乘虛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復殘
勢孱弱以辱恣毒非王帥而伐招徠之體然事出無
策為彼之所為亦當霆發雷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
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清野據險以待我師
何襲控之有甚不可五也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
賞明計數黜今未有間隙可窺而暴為興舉計事者
但欲決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
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如國事何其不可六也昨仲淹
奏乞朝廷數包荒之一量存廊延一路令諸將勒兵嚴

備未行則伐容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若使
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傳聞賊謀埃
我師諸路入界併兵以敵此正蹈賊計正莫不可七
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
罷則是自相滯莫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
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即出
兵邀擊或賊思謹自守備不必先用輕卒如此則全
威制勝有功而無恙也於是罷出師議以言治邊
十四事遠方正言管勾國子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專供諫職權收四起居注遂知制誥嘗面奏事論及政

體帝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著論上
之其畧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
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
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爲恢閱睿明之
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寬
弛百職不脩二虜熾結凌慢中國朝廷恫矜下民橫
罹殺掠竭瀝膏血以資繕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
就講和爲翕張予奪之術自非君臣朝夕取憤大有
爲以遏後虞則勢可憂矣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爲則
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倘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

之名行威令懾姦兇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
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劍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
惡諂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
責功實抑偷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不不爲則
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
曰名節群臣諸儒所以遵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
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恥之徒爭進
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時邊奏契
丹脩天德城及多建保砦况意其畜姦謀乃上疏曰
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朘削生民輸將道路疲

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羗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
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當
大責每念至此則惋嘆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
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爲陛下思之哉
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
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
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
蓋旁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敵桀慢而河
朔將佐之良愚中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
弊軍攻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

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爲計此臣所目覩也和議既定又復恬然若無事者是豈得爲安哉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慮患爲急則人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旦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爲今不以此爲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議者羞之臣叨備沂列實係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尋爲陝西宣撫副使還領三班院保州雲翼軍殺州吏據城叛詔况處

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九軍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還迺州侵地毋過許歲幣并入中青鹽請戮陝西陷歿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備然不盡行也有奏議二十卷始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屬其父迺昭迺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迺昭生八男子多知名况長子也保州之役况抗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况一子爲後

論曰時治平而立德用則士之負藝致位政府宜矣李諮程戡曉暢吏事訟變茶法雖浮議動搖乍行乍止卒無能易其說戡任邇寄守以安地非必智謀抑

通之時且矯尚莊老以善著稱張翥度孫林也
其德性淳易而或一度每為寮友猜惻心迹固何如也
戲明偉宏效亦一時之俊亮臣議論鏗鏘正誼而不謀
利其最優乎鎬堅工寡合馭軍嚴臨事果其安撫河
東邊塞後來父老道其舉動措置輒嗟嘆追思况有
文武才略言事精暢然欲懲兵驕迺降卒弗忌陰
禍惜哉

列傳卷第五十一

